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初集

第七冊

文海出版社印行

明清史料彙編初集目錄

第七冊

三魚堂日記

清·陸隴其撰

三一二三

于公德政記

清·戴兆祚撰

三五四一

三魚堂日記



三魚堂日記卷上

當湖 陸隴其 撰

丁巳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于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翼王言孫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翼王又言梓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梓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三  
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  
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證彙成三十萬言  
誠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  
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于學二子  
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  
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案爲第一接石隱  
札乃知卽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爲確菴高弟  
下午荅拜廣平李湘李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會對李  
言及愚之耿介云

翼王極口吳江潘次畔之博洽余曾于健庵所見之不  
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卷  
然目錄自第五頁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焦弱侯經  
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  
奉余生書托其于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鼎  
源晦庵文集等書噫先輩于書籍亦得之難如此至後  
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  
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十三午間到蘇卽赴道臺衙門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  
道臺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  
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已下之  
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  
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  
臺真君子哉覽行略知爲方相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  
由蠡縣教諭陞國子監助教累陞刑部郎中廣東雷廉  
道山西寧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  
蘇松常道諱國棟字干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廿一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  
模頗好內有假山爲趙雍客移置有儀軒其兩旁之房  
僅存者今亦爲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  
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  
侯祠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  
辭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  
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翦  
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  
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

已矣何歎亦何疑

遜菴又言其父昔爲馮琢州延訓其子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琢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爲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馮琢州教子一節甚善遜菴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名實陸翼王文

廿五評奚生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

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陸翼王來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平生最留心于三禮會著有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爲人翼王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處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帛者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訥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日荅拜余遜菴語及蘇眉生始知其碭山之歸緣大計貪酷處分也然因與淮海道交好而見忌

于府廳所以罹此亦不無冤云

赴眉生席陸翼王言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于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于嘉定而及于虞山也歸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而托名于王文肅者也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使叔達爲之

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于錢牧齋也時張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

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于張公者牧齋適另有一事  
于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  
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有餘孝  
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吾不妄取戒旣第後不  
肯于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  
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余言陶菴之學間入于禪  
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  
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蔀  
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考正晚年

定論爲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于治者則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于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取而批之曰雖出

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初二侍期五名圯授父子來余再四勸其留心根本之  
學頗欣然

初四日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  
十二里至孔宅岸上見其有宣聖衣冠墓門急登岸讀  
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爲蘇州刺史因家焉  
而以宣聖衣冠葬于此遂循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卽先  
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爲啟聖祠祠內有孔子周  
流列國圖右爲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

後卽宣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聖歸  
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爲徐文貞家墓刻亂後埋  
沒于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  
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  
倣闕里像爲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  
以舊像爲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卽纂廣  
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嗣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  
人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

故流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及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必又言恕蓋能盡已而不能推已其弊如此

戊午正月初二錢爾載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徇人情處

十三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已意卽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荅何叔京